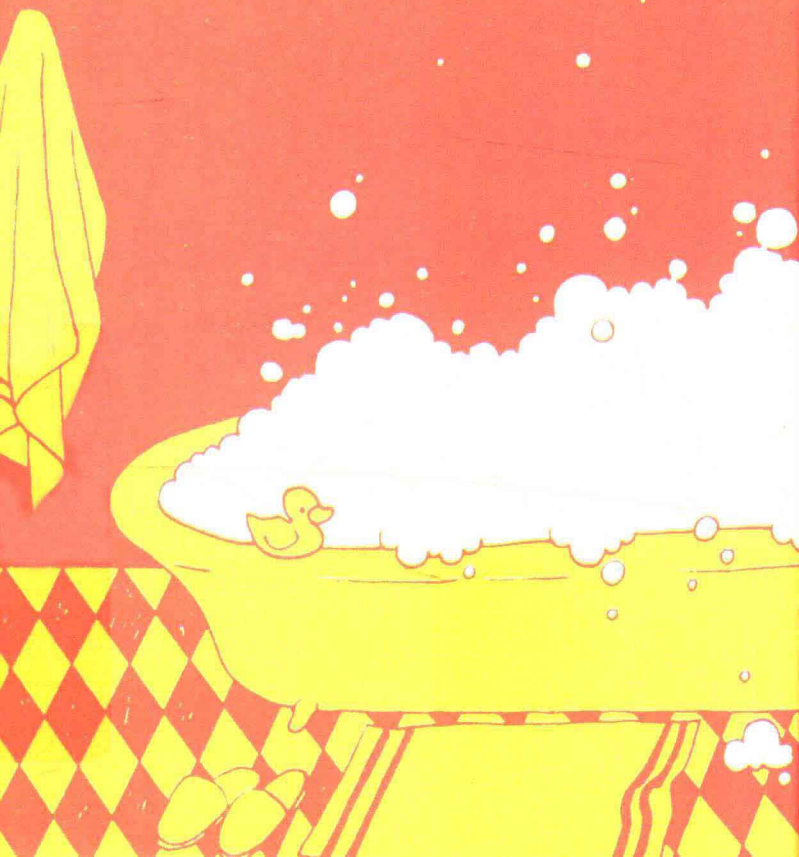


# 温柔的叹息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 温柔的叹息

「日」青山七惠著  
竺家荣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柔的叹息/(日)青山七惠著;竺家荣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10 (2013.8重印)  
(青山七惠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5493-9

I. ①温… II. ①青…②竺… III. ①中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1123号

YASASHII TAMEIKI

Copyright © 2008 by Nanae AOYAMA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8 by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Kawade Shobo Shinsha, Publishers through Japan Foreign-Rights Centre/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温柔的叹息

やさしいため息

[日]青山七惠 著

竺家荣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于婧

装帧设计 友雅

图字: 09-2009-182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5 插页 4 字数 48,000

2011年10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5327-5493-9/I·3212

定价: 26.00元

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52397878

目  
录

001 温柔的叹息

133 捡松球

# 温柔的叹息



早上去公司上班，在电车里遇见了四年没见的弟弟。

我坐在座位上，迷迷糊糊地刚开始打盹，一双脏兮兮的旅游鞋进入了我的视野。嚯，真够脏的。我刚要闭眼睛，电车晃荡了一下，那个人也跟着踉跄，藏青底小白点的袜边从旅游鞋和牛仔裤的一点点缝隙间露了出来。“嘿，小水珠。”我这么想着抬头一瞧，竟然是弟弟。

“哟，你呀。”

就跟昨天才分手似的，弟弟满不在乎地跟我打了个招呼。

我也不由自主地跟着“哟”了一声。

他脖子上戴的银项链上吊着一个香水瓶似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这东西正好在我眼前，反射着朝阳，亮得晃眼。

“这怪怪的玩意儿，什么呀……”

你怎么在这儿？这几年怎么过的？想问的该有一大堆，却问出了这么一句。

“这叫时尚。”

“什么？”

“不好看？”

弟弟得意地晃动着那个吊坠，给早上安静的电车里注入了奇妙的空气。

“这是我前两天买的。”

他兴奋地介绍了起来。旁边正在看文库本的女人抬起头瞧他，坐在女人旁边的男人也瞧过来。几秒钟后，我也用和他们一样的目光瞧着弟弟。

“这东西能打开的。”他说着把项链从脖子上摘下来，在我眼前晃悠着，好让我看得更清楚点。



“行了。”

我绷起脸，冲他嘘了一声，他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好熟悉的笑容。

“有什么话回头再说。”我冷淡地说。

“好，好。”他答应着，百无聊赖地摆弄着那个吊坠，又拽又弹的。

“我去了好多地方呢。”

“是吗。”

我喝着咖啡，无所顾忌地打量着好久不见的弟弟。

现在坐在我面前的风太，理应是比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长大了四岁，可是看上去邋里邋遢、脏了吧唧的。胡子没刮，头发好像也有日子没理了，卡其色上衣也很单薄，看着挺冷的。脏兮兮的脸上，一对清楚的双眼皮眼睛正对着这边。别看他的相貌像是历经风霜，看上去不无仙风道骨的味道，可总感觉身上散发着顽固的幼稚气息。也许因为我是他姐姐，才有这种感觉吧。送咖啡

过来的女服务生也偷偷地瞅了他几眼，说不定也是因为感觉到了他身上的这种与外表不相称的幼稚吧。

“圆，你现在干吗呢？”

“工作啊。”

“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还是原来那儿。”

“原来那儿？”

“你不记得了？我在那家中介公司做事务员。就在前边那栋楼里。”

“哦，那儿啊。”

弟弟眯起眼睛，没说什么，也搞不清他到底记得还是不记得。

“你呢？”

“我？你猜猜我都干什么了？”

差点忘了，这家伙素来喜欢这样自鸣得意地岔开人家的问话，我最烦他这毛病了。

这几年，我连他的去向都忘了担心了。

只不过偶尔会想起有他这么个人来。比如到了盂兰盆节的时候，就像怀念故人那样，念叨念叨他：“记得那时候，风太呀……”过年时，面对着满桌的美味佳肴，会说起“风太最喜欢吃黑豆了”，等等。

“这个嘛，想都没想过。谁老惦记你呀。反正你这家伙去哪儿都饿不着。”

弟弟以前就喜欢一个人出远门。他的模样长得比我这个女孩要可爱多了，又能说会道，总是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所以他一直是我们全家人的开心果。可不知他是几时学会的，他知道利用只要表现得天真烂漫就不会挨骂这一点，逮着机会就拿家里人耍着玩。加上父母都是好脾气，不知该怎么管教这么个弟弟，经常是束手无策的。

有一次全家出去旅行，弟弟突然没了影，一家人急得到处找他，可他却拿着带来的观察鸟类用的望远镜在观察我们。终于被我们找到后，他一边嚎啕大哭，一边

嚷着“刚才我肚子疼得要死”。他哭得那叫逼真，看着都让人心疼。所以，尽管我们也猜到他在装相，不，知道他多半是装哭，最终还是原谅了他。瞧着无可奈何地互相对视的父母，我只能干着急。

因此，四年前听到母亲在电话里担心地说这一个月都没联系上风太了的时候，我真想说“那不是挺好吗”。不行，不能这么说，我心里这么想着，可还是憋不住说了出来。“你说什么哪。”母亲反驳道，但她的语气里却透着安心感。然后我又和父亲交谈了几句。最后我们全家达成了一个共识：无论我们担心也好，不担心也罢，反正弟弟去哪儿都混得下去的。再者说，我们要是担心他，反倒中了他的圈套，那才气人呢。父母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是打定主意不上他的套了。这么一想，渐渐地就很少想起他来了。事实上，见不到人影，听不到声音，似乎自然而然就能淡忘。

“没错，当然混得下去喽，就在你起早贪黑干活的时候。”

他往咖啡杯里放了块方糖，啵啵啵啵搅动着，笑嘻嘻地答道。从他那长头发遮挡的两只眼睛里，也分明流露出希望我追问下去的神情。

不能上他的钩，我故意换了个话题，谈起了父母的事，什么上个月他们去越南旅行了，又开始养狗了，等等。弟弟饶有兴致地眯着眼睛听着。我很不习惯他这种眼神，总感觉倒像自己在编着拙劣的瞎话似的，便不想再往下说了。在能说会道的人面前讲话，一向感觉如此。就连稀松平常的聊天，也觉得别人在给自己打分似的。

看了看表，差十分钟就到点上班了。咖啡快要喝完了，隐约看得见杯底的玫瑰花图案了。

“我该走了。”

“啊，去哪儿？”

“公司啊。给你，回头付一下账。”

我在账单上放了五百日元硬币。风太捏住了我拿硬币的手指。

“再坐会儿吧。我还什么都没说哪。”

“谁让你不回答呢？”

“说来话长啊。”

“有工夫再说吧。”

“圆，求你个事。”

“半天吗？”

“不用，就几句。”

“什么事？”

“今天，我可以去你家住吗？”

弟弟一眼不眨地盯着我，我带着做姐姐的威严冷静地回视他的眼睛，心想，趁早给他吓回去得了。

他用大拇指和食指像捏着根香肠似的捏着我的手指头，就等着我回答。

“凭什么呀？”

“没地儿住啊。”

“回爸妈家住呗。”

“不回。”

“为什么呀？”

“住他们那儿不合适了。”

“住我家也不合适呀。”

“我等你下班。”

“没准什么时候呢，特忙。”

“没事，反正我没什么事可干。嗨，你带没带什么可看的？”

“带了一本。”

“借我看看。”

我从包里拿出一本文库本递给他。这是一本都改编成了电影的外国畅销小说。

“嘿，你也看这种东西呀。”

“不行吗？”

“好了，你去忙吧。”

风太仰靠在沙发上，翻开小说看起来。他真的打算在这儿等我吗？我有些怀疑。这个风太，四年都没音讯了，一见面就让人家带他回家住，还理直气壮的。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第一次离家出走，就因为

和我吵了场无聊的架。结果闹得母亲哭哭啼啼的，正在大阪出差的父亲赶了回来，我被吓得脸色发青，充满了罪恶感。父母半夜三更请街道播放寻人启事，最后在邻街的游戏厅里找到了他，当时他也是这副样子。刚找到他的时候，确实老实了一会儿，回到家才过了一个小时，他就完全放松了下来，一个劲嚷嚷“我要吃披萨”，并最终美滋滋地吃上了叫外卖送来的还冒着热气的披萨。我们全家人连被夜里的小雨打湿的衣服都顾不得换，望着平安无事找回来的风太，无缘无故地感动得不得了。当时，在我们的眼里，沐浴着晨晖、狼吞虎咽地吃着最喜欢吃的东西的风太，简直宝贵得无以复加。由于疲劳和惊吓，我发起了高烧，最后病情加重，转成肺炎住了院。弟弟到医院来看我，凭着他那天真可爱劲，赢得了护士们的疼爱，还从人家送给我的果篮里，得了一根香蕉带回家。

此刻正坐在离那家医院很远的、新宿某咖啡屋的沙发上看文库本的弟弟，除了个头长高了之外，和小时候



没什么两样。

我一言不发，默默地离开了桌旁。

“江藤小姐，刚才那个人，是你男朋友？”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斜对面的小峰姐就问道。

“刚才那个？”

“就是在地下通道和你并肩走的那个。我看见了，你们进了咖啡屋。”

“啊，他不是。”

“什么？真的？你们俩走路的时候挨得多近哪。一般关系可没那么近乎吧。”

我含糊地笑笑，说了个“不是”，结束了这番对话。耳边传来进公司第一年的几个女孩子围着咖啡壶叽叽喳喳嚷嚷“没有咖啡豆啦、没有过滤纸啦”的声音。可能没有人知道，每天早上都是我比她们先到公司，提前煮好咖啡的。“真是的，一大早就这么闹腾。”小峰姐嗔怪地嘟囔着，朝那边走去。